

凉风

交大附中嘉定分校 高二(1)班 何锦毅



我很喜欢骑车，从小学起就开始了。

说来有些不好意思，幼儿园毕业时我们班级制作了一本厚厚的纪念册，其中的一项内容是各个同学的“梦想职业”。而我的“梦想职业”，是“邮递员”。据妈妈说，是因为我觉得邮递员可以“四处跑”。

可能的确是这样，因为，现在的我依然喜欢“四处跑”。

两根手指握住把手，三根手指轻放在刹车柄上，我脚踏着踏板，乘着风在街道之间穿梭。

小学，我骑车穿过将近十条街道，去找同学玩。

初中，我更是把骑车作为最常用的放松及休息眼睛的方式。学校附近的各个道路被我骑了个遍，最久一次骑了十多公里。

高中学业繁忙，但闲暇之余我仍会出来骑车放松一下，顺便吹吹风。

比如，今天。

一路向北，凉风拂过我的全身。接近傍晚的太阳只留下了柔和，再由蓝天映衬出温暖的氛围。

我来到一片阴凉的空地，取出本子，便坐在暖和的颇为破旧的宽木板凳上。朝身后一看，稻谷一般的植物繁茂地生长着，风一吹，“沙沙”的声响传出，仿佛它们在窃窃私语一般。

或许那就是稻谷，但从小生长在城市的我对它们还不甚了解。我轻轻采下一小株，夹在本子的末端。希望下

次再与它们相遇时，我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

我的右侧是一座约有十层楼高的巨大建筑物，灰色而透着黄斑的墙体有着明显的凹凸，仿佛一大块被随手捏过的橡皮泥一般放在城市之中。“橡皮泥”的底层凹处，可供人行走；高层和底层的部分凹处，则被玻璃墙所填充，酷似一块块补丁一般。风吹着它，它毫无波澜，静静地观察着不时往来的人与喧哗的车辆。

凉风，还在吹着。

大人牵着小孩的手，随意地散步；而长大后的小孩，又牵着逐渐老去的父母的手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

凉风吹散了他们曾经的脚印，但凉风又带来了曾经的回忆。

欢乐被留在了过去，悲伤被留在了过去，种种情感经历都被留在了过去。但当长大的孩子回到父母身旁，陪着父母散步；或是功成名就的年轻人回到母校，与老师闲聊；哪怕只是骑上车，再骑一遍以前的路，或是拿起笔，再做一道以前的题，当凉风拂过，过去会在脑海里重现。

有些人埋头赶路，却不知自己正在逝去众多美好。终有一天，他们会发现，逝去的才是最美好的。

天色已晚，我合上本子，跨上车，顺着凉风回家。淡蓝色的天空中，云彩若隐若现。

真想永远留在此刻啊。

听琴

向明中学 赵静雯

风裹挟着雨点，在外飞扬。

我站在窗前，凝视着这漫天飞扬的雨点以各种姿态撞向玻璃的情态。耳边隐约传来了琴声，一曲《kiss the rain》带着淡淡的闲愁飘来。没有太多的伴奏，空灵的单音像雨点敲打玻璃般，点点滴滴，转瞬即逝却又连续不断，留下无边的怅惘。反复回旋的乐曲，就像灰白色的天空，落下一些雨点来，砸在你的心坎上，让你没来由地生出些起伏来。

我离开了窗前，斜靠在躺椅上，闭上了眼睛，专心享受着琴键敲打心弦的节奏，不轻不重，不急不缓，不高不低。

又是那个人。选一个这样的时间，选一节这样的旋律来反复弹奏，这人到底是男是女？是老是少？我曾试图从琴声中推断，但一直拿捏不准。无论那演奏者是谁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人对作品的理解有独到之处，是在用琴键击打心灵。

每当夜晚我埋首于刷题，倦得眼皮注铅，疲得浑身乏力时，总能被楼下的琴声“拯救”于苦海。有时是舒缓平和的旋律，温柔细腻，像一股清泉抚平我浮躁的心；有时是欢快奔放的涧水，激情昂扬，一路向前；有时又像一声声号角，鼓舞斗志。

演奏者最拿手的曲子是马克西姆的《Cubana》，在一次罕见的台风天，这首曲子被表达到了极

致。那天风力达到了11级，我关紧了窗户，却仍能听到狂风的怒吼咆哮。在声势浩大的风雨声中，一阵急促的琴声，在风雨中若隐若现，似乎是要与风雨一较高下。雨势渐渐变弱后，琴声更加清晰，旋律又变得如同不断旋转的舞者那样轻巧灵动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我好似被带到了森林深处，欣赏一场雨的芭蕾。

这首曲子曾被整整练了三个多月。一开始只是零星几个片段，常常一段就练上好几天，不仅毫无旋律可言，简直就是哑哑嘶嘶难为听。两个多月后，已能依稀辨出旋律，但曲子却不完整。最终，在他倾尽一切后，终于与大自然合奏了一曲风雨的交响乐。

这样自然而又精彩的融合让我惊奇，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体验让我细细回味了好几天，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端立于钢琴边看那手指在琴键上飞舞的欲望。然而，少女的矜持不断地打消了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冒出的念头。每次走过琴声飞出的地方，脚步便有意无意地放慢了，注视着那扇紧闭着的朱红色大门，期盼有奇迹发生。然而，朱门一直紧闭，琴声却时有飞出。而期盼，就越来越得紧。你会憧憬下一个惊喜的出现，在不经意间。

期盼，总是让人顾盼生辉，让单调的生活变得有趣起来，让无生趣的人生突然间生出了意义，让一个孤独的生命充满力量。

